



美食器具，秀色可餐

◆ 若隐

美食与名瓷,是生活艺术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。不少古董鉴赏家同时也是美食家,从张岱到王世襄,莫不如此。

美贯穿在饮食器皿的发展过程中,早已成为文明的标志之一。对真正的美食家来说,用餐不仅仅是吃东西,同时也是一种审美体验。与那些只求果腹、什么都往嘴巴里塞的人截然不同,进餐的过程也可以是视觉与精神的享受过程。制作食物时注重色香味,做成菜肴后又考究配何种器皿最搭调。试想,再可口的佳肴,放在粗糙的陶盆里,或是印着单位名称的搪瓷碗里,那味道总会打些折扣。



以前谁家没有几个印着单位名称的搪瓷碗盆,平时用来盛个汤菜,到了年节,统统收起来,奶奶外婆们会从床底下拉出大木盆,搬出垫了报纸,小心收在里面的成套细瓷餐具,清洗之后摆上圆台面。也怪,一样的四喜烤麸、油爆虾,装在细瓷小碟里,味道就是不一样,仿佛穿了嫁衣的邻家姐姐,换了个人似的,漂亮了,也柔顺了,不再是平日里凶巴巴的模样。

可口佳肴摆在粗制碗盆里尚且算个荆钗布裙的美人,劣质饮食装在上等好瓷里就有欺骗或者讽刺的意味。盖斯凯尔夫人的《克兰福德镇》,写一群落魄的上流社会寡妇、老小姐,端着贵族架子不放,互相掩饰经济窘况,举行茶会时,上等餐具擦得锃亮,可是奶油稀薄,茶点不值一提,吃完又都饿了。

说到底,越是美妙的食物越需要精美器具的衬托。好像宝剑、良马与英雄的相配相惜。因此,一些世界顶级餐厅都不惜重金定制食器。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的餐盘从式样到尺寸都有一定规矩。“台南担仔面”使用英国威基伍德骨瓷,据说老板还有意换成全套迈森瓷。日本料理餐盘不喜成套,东京吉兆用京都仁清舟形薄皿装前菜,七夕彩色漆碗盛御汤,烧物用方形细线条鲁山人盆皿,天麸罗摆在长形茶色盆子里,要价高昂的鱼沼越光米饭装在俭朴的黑色漆碗中,水果则用水晶玻璃皿端出。

可惜的是,现在的知名餐馆多以使用西人生产的瓷器为高档,似挑剔我国景德镇等地生产的盘碗匠气有余,灵气不足,不免令人沮丧。想当年,中国瓷器传入世界各地,曾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。五六百年前,中国瓷器还未传入,欧洲人用手抓饭吃,把硬硬的扁面包当盘子用,之后用粗陶制



品,都与高雅生活相去甚远。

据记载,明朝正统年间,朝廷曾举办过一次国宴,招待外国宾客,宴会上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与青花瓷器同时引起了外国使臣的兴趣,宴罢一清点,许多青花瓷器不翼而飞,后来才知道多数外国使臣从未见过这样冰清玉洁的青花瓷,爱不释手,顺手带回国了。

之后,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厅堂。名门淑女伸出纤纤玉手,端起轻盈糯滑的中国瓷杯,良好的教养和娴静的性情得到了恰当的表达。杯碟碗盏,当时中国多是成套出口,这对人们优雅的餐具使用习惯、讲究的餐桌礼仪的养成,甚至菜肴品种的丰富性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16至17世纪,欧洲特别是荷兰画家喜欢把餐具放入作品中,画一家人喝茶之类的场景,只因为那件餐具,透露了不少信息,基本能确定这户人家的社会地位。

“台南担仔面”想用迈森瓷,东京吉兆用鲁山人定制食器。美食做到一定境界,自然会考虑用精美瓷器顶级餐具来配。而由精美瓷器,联想到美食,大概只有我这样没品的俗人才做得出来。陪朋友逛博物馆,过了饭点对方仍意犹未尽,而我早已饥肠辘辘。茄皮紫、鸡油黄、糯米白……光那些瓷器的釉色就看得人心慌意乱。

白瓷盘子摆着酱鸭卤牛肉,青花盆子装一碗荠菜肉馄饨,成化鸡缸杯倒点醋蘸蘸小笼包子,看见嘉靖海水龙纹大盆想到的自然是撒了花椒的水煮鱼。朋友白了我一大眼,大概觉得这种焚琴煮鹤的家伙不配参观博物馆。不过后来吃饭时他也说,不知博物馆边上有否高级餐馆,餐具可用高仿的官窑瓷器,让前一分钟还在参观时眼馋的人,后一分钟继续垂涎。

普罗旺斯 风情小旅馆

◆ 湘君 文/摄

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代表全世界女人的梦想,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普罗旺斯。位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毗邻地中海,拥有温暖的气候和灿烂的阳光,这在位于北半球寒冷的欧洲尤其珍贵无比。每年的五六月份,空气中弥漫着薰衣草、百里香、松树等的香气,大片的薰衣草花热情绽放,大地变成迷人的深紫色,令全世界的人们纷至沓来,沉醉于它的美丽和它所营造的独特乡村风情,流连忘返。我就是这样一个“深度中毒者”。

从巴黎出发的高速列车 TGV 只要两个多小时就到达普罗旺斯的重要城市、曾经是教皇皇宫的亚维依古城。在火车站旁边的租车点取了车,油门一踩,直奔预订的酒店而去。

酒店坐落在亚维依古城墙的外面,离亚维依中心火车站走路七八分钟的样子,到 TGV 火车站去的班车站也近。亚维依市区非常小,也就是古城墙围绕的范围,住在里面跟住在外面没有多大区别。个人觉得,反而是外面更安静些呢。

说是酒店,其实就是私人经营的家庭小旅馆,房子大概是老板祖上的产业,改造一下就开始酒店营生。一栋三层的小楼,底层是接待室餐厅办公室,楼上屈指可数的房间拿来出租。

那个操一口浓重法国口音英语的老头只问了我名字,就利索地敲打电脑给我办妥了入住手续。他随手一指:上面那个有阳台的就是你们住的房间。

用那把沉甸甸的钥匙打开老式门锁然后轻轻一推,我立刻被它的空间感震蒙了——室内面积足足有 20 多平方米,还带有一个超大的卫生间。相比巴黎酒店的局促简直太奢侈了;楼层挑高 3 米,仿佛陡然放大了一倍似的;房间和卫生间各有一扇落地窗,对着外面的花园,明亮的光线透进来,在感觉上又增加了房间的宽度。

最吸引眼球的是床头一面不规则石块垒成的墙,除了壁灯没有任何装饰,特意保留了毛坯的样子,营造原汁原味的乡村气息。余下三面墙刷成淡淡的奶黄色,使房间里的气氛柔和下来。墙上挂着米勒的那幅著名的《拾麦穗者》,非常应景。窗帘和浴帘上薰衣草正在盛开。一整套的原木家具,应该都是普通人家常用的式样。所有细节无不体现着浓郁的普罗旺斯特色。

更幸运的是,房间里所有的设施都是新的,床单和枕套雪白,明黄色的毯子鲜艳,深蓝色的床罩没有一丝一毫破损,墙面漆色整洁没有一丁点污染痕迹,房间里散发着一股久违了的桐油味,那是房梁的体香。卫生间显然是新装修的,瓷砖和浴缸都锃光瓦亮,主人还细心地为洗澡间安装了一个热风机。

次日早起下楼,参观底层的接待室和餐厅,个人认为观赏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。所有摆设非常精致,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一盏台灯,一段楼梯,可能都是一道风景,叫人忍不住仔细把玩良久。

